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王绍忠

“章丘吼”又称为“章丘梆子”，因它唱腔粗犷豪放、音韵纯朴自然、节奏明快响亮，尤其尾音发声风味独特，而别具一格。演员用假嗓拔高，往里吸气，然后出人预料地吐出雄浑高亢的“讴”字唱腔，余音悠长，不用麦克风，勿需扩音设备，宏亮的声音，在三里之外即可听得真切清晰。所以又被俗称为“绣江讴”。

章丘梆子唱腔具体分为“板腔”和“曲牌”两种；乐队又分为打击乐、管乐、弦乐三类。在社会上广为流传、为观众喜闻乐见的剧目有《两狼山》、《破红州》、《斩黄袍》、《打灶王》等近三十个。

乡村剧团旧时分为两伙。一伙为“子弟班”，属于业余演员。大都利用农闲时节进行排练，春节前后上演，以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增加节日的欢乐气氛。子弟班遍布乡间各村，真乃数不胜数。如白云湖乡的仙湖、边湖，垛庄镇的皇蒲、官营，文祖镇的黄九泉，相公庄镇的巡检，刁镇的永清寺，圣井镇的南栗园等村庄的子弟班演出都十分活跃。每逢春节临近，“班长”便把演出地点、时间定妥，然后发帖，接到帖子的庄头社长，便扎好戏台，预定时间一到，便率众在村口敲锣鸣鼓、燃放鞭炮，欢迎子弟班进村演出。后台常备有茶水、香烟、水果。等剧目演毕，便摆设酒宴款送子弟班再到别村“串演”。节日演出不仅是迎喜纳福、企盼丰年的欢乐方式，也是增强邻村之间乡亲情谊的友好手段。

章丘梆子的“科班”属于职业性质，由艺术造诣深厚、舞台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构成。他们经常在一年两度的乡村“庙会”、“庙会”或富人家的庆典“堂会”上登台亮相，以获取捐助和赏赐酬金维持生计和剧团开销。每逢扎台演出时，戏迷们从十里八乡云集而来，热闹非凡。有歌谣赞曰：“长者孩童新媳妇，穿绿顶红挤满路；豁上今天不逛会，也要听场梆子戏。”

庙会前观众越多，堂会的招待愈周，演员的表演也愈加精彩，每每把嗓音“吼”

高亢激越的“绣江讴”

章丘被世人称为“地方戏剧之源”，此话毫不过誉。以《李二嫂改嫁》而名扬华夏的吕剧(俗称“迷戏”)就兴于清朝初期的章丘绣惠古城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晋京到中海礼堂向中央领导毛、刘、周、朱、邓等汇报演出的“五音戏”(俗称“周姑子戏”)，起于清朝中期的文祖清野村附近。素有全国“一花独秀”赞誉的“章丘吼”，发源地则是在垛庄、闫家峪一带山乡。每到春节期间，清脆悦耳的梆子腔就会久久地回荡在湖区、山乡。



节日演出

得更加刚劲有力、夸张激情。如“花脸”的“推园场”，演员把两掌撑开，前后晃动，身架维持生计和剧团开销。每逢扎台演出时，戏迷们从十里八乡云集而来，热闹非凡。有歌谣赞曰：“长者孩童新媳妇，穿绿顶红挤满路；豁上今天不逛会，也要听场梆子戏。”

感乐趣无穷，如醉如痴。演到戏剧高潮之处，角色设计表演得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，全场观众禁不住拍手顿足、喝彩连声，致使全场声浪迭起、鸣似暴雨……

历史上“鸦片战争”以后，章丘梆子一度陷于衰弱的低谷，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和国内军阀混乱，致使戏班、剧团濒临绝境。再一次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各村庄子弟班抵挡不住文革“破四旧”

狂飙的摧残，不仅行头被焚，而且解散戏班，横遭灭顶之灾。

改革开放拉开了经济振兴文化繁荣的帷幔。章丘梆子犹如枯木逢春，老枝发新芽，全市各村演员也激情澎湃，兴致勃勃。春节期间，清脆悦耳的梆子腔又回荡在湖区、山乡，《两狼山》、《临潼关》陆续上演，连现代剧《红灯记》、《沙家浜》也搬上了舞台。在章丘演艺界名震四方的老艺人花旦邢祖泉、青衣马朝水、小生王汝孔、须生王厚清、老生刘道玉、黑头张其生也宝刀不老，再度出山，盛情授徒，一代代传承技艺，使得梆子戏出现了后继有人的喜人景象。

如今章丘又四方寻觅人才，吸收新生力量，组建起青春靓丽的“章丘剧团”，现代歌舞唱红了绣江河畔的富庶之域，传统剧种梆子戏也唱火了章丘山川的高天厚土。流行歌舞、民族剧目犹如章丘剧团的一对展翅腾飞的羽翼，翱翔于文明、富庶、和谐的绣江两岸、龙山大地。

欢欢乐乐过大年。我从妈妈的女儿，成为儿女的妈妈，又从奶奶的孙女，熬成孙子的奶奶，大年已过了七十多个，仍年年盼，年年忙，年年乐。但仔细品味起来，年里有深深的时代印记，也有鲜明的人生体验，人在不同年代，不同年龄段，过年的滋味还真不一样。

童年时，衣食都由父母操持，年货都由父母采买，应酬都归父母打点，过年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无忧无虑地坐享其成，而且享受的是全年之最。过了腊八，我就一门心思盼年，充满了孩提时代的纯真味儿。因为一年到头，只有到了过年时，才能集所有期盼的好事之大成：穿新衣、戴新帽、赏花灯、放鞭炮、逛大街，吃得过瘾，玩得开心。过年是一年里最热闹最欢乐的日子，能不热盼吗？可一过了正月十五，就像最喜爱的玩伴远走了一样，心里充满了留恋和失落，总觉得距离下一个新年是那么漫长而遥远。

【民间记忆】

品味过年

□黄杏林

少年时，正值上世纪五十年代，那是一个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改天换地的火红年代，过年都充满了革命味儿，舍弃了许多传统的讲究，不提倡旧时的风俗，一切从新从简。特别是1958年以后，农村一到冬季农闲就大修水利，城市里，各行各业也都大干快上，搞革新上项目，当时春节最响亮的口号是“干到腊月二十九，吃了饺子再下手”。我们青年学生，年前年后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中学生要协同街道，不是敲锣打鼓慰问烈军属，就是送米送面照顾困难户，再就是手抱扫帚清扫大街小巷。大学生要配合省、市宣传部组成演出队，进工厂、到农村、下连队，慰问工农兵。我们一家人，常常在年初一吃了饺子就各忙各的去了。那时，大年初一兴团拜，所有人都到自己所在的单位，或举行仪式，或开茶话会，相互拜年，相互祝福。刚实行团拜时，大家都觉得有一种新鲜、团结、热闹的革命大家庭的味道。这种过年形式一直延续了好多年。

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经历了最困难的岁月，也经历了最荒诞的时期，不过，困难和动乱都阻止不了大年的脚步，年还是如期而至，只是味道，有些清贫、清淡、清苦。

记得1961年，我到北京接怀着8个月身孕的姐姐来家过年，那正是大歉年时期，物资供应奇缺。姐姐为了能给父母和孩子过年准备些食品，就把好几个月的供应从嘴里省下来，积攒起来来回带。她把放不住的肉馅蒸成包子，又带上北京春节供应的所有东西，包括白面、大米、鱼、肉、白糖，还有她自己早准备好的冻豆腐等，让我用四个旅行包一股脑背了回来。虽然是坐火车，可光上下车的路，也够我一个人扛的，回到家一看，我的双肩都肿得老高。累是真累坏了，可我心甘情愿，从那以后我知道了上有老、下有小的辛苦和责任。

我做了母亲后，就暗下决心，每一个年我都要尽力让我的妈妈和孩子过得像模像样。可决心是决心，现实是现实，在那种实行票证定量供应的年代，过好年，谈何容易？从过完这个年，我就要开始筹划和准备下一个年。调度着一年的供应，积攒着一年的布票、棉花票，按月存储5块钱，作为零存整取的春节专用资金。只有筹划好了，才能保证过年时全家人都能穿上我亲手缝制的新衣，吃上可口一点的传统年夜饭。现在想来，当时我作为一个母亲、一个女儿，辛辛苦苦地忙年，那才是快乐十足的年味，那种味道里，有幸福，有甜蜜，有满足，还有自豪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国强民富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了，我也升了辈分，当上了奶奶。如今过年，越来越红火，越来越讲究。儿孙满堂了，年货丰富了，气氛浓烈了，我过新年的心也越来越高了。现在，我非但不用再操持一家老小的衣物，反而早就开始坐收孩子们的各种高档礼物。不过，趁着我和老伴身体还行，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为儿孙们忙年，高高兴兴地为孩子们准备各种年货，蒸、煮、烹、炸各种传统美食，摆鲜花，贴福字，眼巴巴地盼着儿孙们回来过个幸福年。

人到老年，觉得一年一年过得太快了。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，国泰民安，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，就是最浓最美的年味儿。

【乡村风物】

□戴永夏

我国是农业古国，自古以来百姓多靠种地为生，因而年成的好坏至关重要。百姓总希望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，过上好日子，但这主要看“老天”的安排。为了能窥知“天意”，他们常在岁末年初，采用一些朴素的方法，占卜新的一年晴雨旱涝、庄稼丰歉等情况，以做到心中有数，避灾趋福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“卜岁”。

卜岁的俗，由来已久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，就有“旒维旒矣，大人占之；众维鱼矣，实维丰年”的句子，这说明远在两三千以前，先民们就懂得占卜丰歉。司马迁的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中，也有“卜岁中禾稼孰不孰”、“卜渔猎得不得”、“卜天雨不雨”等记载，由此可知汉代卜岁已较普遍。以后各朝各代，卜岁历久而弥盛。据五代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“(唐代)都中每至正月十五

卜岁

日，造面茧，以官位帖子，卜官位高下，或赌筵宴，以为戏笑。”宋代诗人杨万里在《上元夜作长句》一诗中也写道：“……儿女炊玉作茧丝，中藏吉语默有祈。小儿祝身取官早，小女只求蚕事好……”这说明唐宋时期，“茧卜”等卜岁法已很盛行。唐宋以后，卜岁习俗流传更广，成为了各族群众春节期间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。

卜岁的方法，也多种多样。清人袁景澜在《吴郡岁时纪丽》中，就介绍了江浙一带的多种卜法，主要有：其一，“验风云”：正月初一的早晨，用观察风云的方法占卜田事。如刮东南风主这年天旱，刮东北风主庄稼丰收，刮西风湿则主歉收。故谚云：“岁朝东风，高低大熟；岁朝西北风，大水害农功。”如果日出时有红霞主丝贵，西北有红黄云主丰收，白黑云主歉收。这一天最好是阴天，这样高低田

禾都能成熟。其二，“秤水”：从正月初一到十二日，每天早晨用同一瓦瓶盛满水称量，重者表示多雨，主涝；轻者表示少雨，主旱。每一日代表那个月。其三，“验参星”：正月初八黄昏时观察天上的参星，以预测这年的旱涝。如果参星在月亮西面主旱天，在东南面主涝天。如果在月亮的西北，这年会大丰收。故谚云：“参星在月背，鲤鱼跳龙门。参星在月口，种田在石臼。”其四，“茧卜”：正月十五这天，用米粉做成茧状的团子，并书写吉祥之语放在团子中，以占卜这年的吉庆之事。其五，“验水表”：正月十五晚上月明时，在地上立一根一尺五寸高的石表。等到夜里子正一刻，观察石表的影子。如果影子短，主这年旱天；影子长，主这年有涝灾。

除上述方法外，各地还有许多卜岁方法。在我的家乡胶东农村，过去普遍用“请

狗”来卜岁：每到正月初一这天，一些养狗的人家都要请狗吃饭。这天一早，主人便在一个木盘里放几样食物，有地瓜、馒头、小米面窝窝、高粱面窝窝等。食物放好后便唤狗来吃，以狗吃食物的顺序来判断粮食的丰歉。狗先吃哪种食物，哪种庄稼就丰收。而最后吃的食物，该庄稼就在歉收之列……

卜岁反映了百姓的美好愿望，各种卜岁方法也都是他们的经验总结。尽管由于科技落后等原因，有一些卜法纯属封建迷信，如“茧卜”、“请狗”等都无可取之处。但也有一些卜法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如“验风云”、“验参星”等方法，就巧妙地利用了天象、大气环流等与气候的关系；而“秤水”法已接近近代的科学预报，所以预测出的结果一般比较准确。正因如此，这些卜岁方法至今仍流传于民间，被一些有经验的老农所采用。